

新闻学 研究前沿

LEADING-EDGE STUDIES
ON JOURNALISM
IN TSINGHUA UNIVERSITY

陈昌凤 主编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年院庆学术文集

新闻学 研究前沿

LEADING-EDGE STUDIES
ON JOURNALISM
IN TSINGHUA UNIVERSITY

陈昌凤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近十年的教学与研究中,积累了多种经验、成果。文集主要梳理近几年来师生们在新闻学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对过去作一个小结,以开启新的未来。内容分为:历史、理论与反思;文化、政治与社会;新闻实务与媒体规制;网络新闻与社会化媒体。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学研究前沿/陈昌凤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02-28645-5

I. ①新… II. ①陈… III. ①新闻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774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7.25 字 数:308千字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产品编号:046472-01



总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柳 诚 杰

2012年4月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生机勃勃的季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迎来了建院十周年,这是全院师生欢乐的节日!学院组织出版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年院庆学术文集”,既是师生们为院庆献上的厚礼,也全面展示了学院十年办学的学术成果,十分珍贵而有价值。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2年4月21日正式成立。它是由1985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设立的编辑学专业和清华大学1998年10月成立的传播系合并而成,我国新闻与传播界资深专家、知名文化人范敬宜教授担任了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成立,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十年来,凭借日益增强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基础,围绕着国际传播、影视传播、新媒体传播、传媒经济与管理等主要方向,清华大学逐渐形成了精干的新闻与传播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不断增强在学界、业界的影响力,尤其在国际传播、新闻理论、传媒管理、媒体与科技相结合以及影视传播等方面形成学术研究优势,引领新闻教学和新闻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秉持“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理念,形成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鲜明特色。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值得在我们的新闻教育、新闻人才培养中大力发扬: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年来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体系,指导和培养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选择、处理新闻事件;二是坚持素质为本的教育思想。现代新闻传播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新闻从业者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追求真理的勇气,驾驭舆论的高效技巧来完成新闻和传播工作;三是注重实践的办学风格。清华大学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实践第一,这与当前在新闻战线所开展的“走转改”是一致的;四是包容开放的学术胸怀。这不仅体现在清华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从社会上吸收了很多专家学者来担任教授,也体现在学院国际化办学这一特色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有志于从事新闻事业的人才汇集于此,教学相长,带来多元文化的交流,培养了复合式的思维方式。

全球新闻与传播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国际、国内新闻互相影响,边界越来越模糊;官方、民间互相竞争,对于许多重大新闻,权威通讯社、主流报刊、广播电视还未发布,民间已经发布了;网上和网下互相交织,信息来源真伪难辨;软件、硬件互相融合,内容技术平台一体化。面对这样的情况,新闻工作者要能在新闻激烈竞争的战场上赢得主动,必须及时判断处理复杂新闻事件中各方面的关系,要在关键和重大问题上占领舆论高地。新一代新闻人不能像过去一样只会处理文字和图像,而要学会利用最新最前沿的技术手段增强新闻时效性和传播力,构建和打造多媒体的新闻传播平台和渠道。新闻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传播对于社会精神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闻与传播事业担当的社会责任是严肃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任务是艰巨的。

清华大学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非同一般。深厚的人文底蕴、先进的科学技术、名牌的社会效应、良好的公众信誉、丰富的知识资源,这些都是清华大学的优势,这为我们学院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继续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这些优势,谋划未来发展。

在迎来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年院庆的时候,我和学院同仁一致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突出学院办学十年所形成的特色,坚持面向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造就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由于手机、互联网等社交工具介入媒体传播,新闻传播已经难以分清主体和客体的界限,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所,都可能成为新闻的来源和受众。在这种情况下,缺少高素质人才,就难以完成及时传播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的任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不同于一般培养新闻工作者的院校,应该继续向培养高层次、复合型、领军人物的人才培养目标上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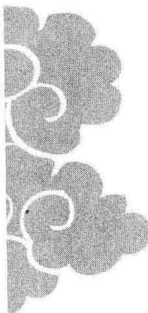
百年风雨,世纪沧桑,清华大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和“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这些都充分体现着高度凝聚大学使命的清华精神,是学校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要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创新能力提高为突破,加大支持力度,健全长效机制,鼓励重点建设高校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桥头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国家重点大学的重要学院,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改革创新,奋勇争

先,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出积极贡献。

本次院庆前推出的这套院庆学术文集共五本:《新闻学研究前沿》、《新媒体研究前沿》、《影视传播研究前沿》、《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前沿》和《国际传播研究前沿》,它收录近十年来我院在新闻学、新媒体、影视传播、传媒经济与管理、国际传播和文化产业等研究方面已经发表或首次发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共一百多篇。它的编辑出版凝聚了学院各位教授和老师们的心血。我要特别向学院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同时也是这套文集的各卷的主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本书编委会的郭庆光教授、陈昌凤教授、崔保国教授、范红教授、郭镇之教授、金兼斌教授、李彬教授、史安斌教授、司久岳教授、熊澄宇教授、尹鸿教授等致以衷心感谢。他们为这套书的顺利出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花费了巨大心血;宗俊峰社长、吴培华总编、徐学军分社长等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纪海虹编辑为文集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十年奋斗,十年结晶,已经成为我们创造的历史。未来的十年正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十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更光荣,使命更伟大。让我们全院师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为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大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书写光彩的新闻人生!

2012年4月16日



前言

莺飞草长的季节,学院迎来了十年院庆。尤记得2002年4月2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之时,中国新闻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在成立会的祝辞中曾寄予殷切厚望:“清华大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富有科学、实干、开放和团队精神的大学……在这样的一个学殖深厚的土壤里,播下新闻传播教育的种子,一定可以得到丰富的营养,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那日我作为一名贺客幸临盛典,充满欢欣和感动。

清华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是贯穿着一种“精气神”的,是有一种渐行渐明的理念的。这种理念,早在清华的历史上,就已经开始播种、生根、发芽了。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上,清华人的新闻思想、新闻实践,对中国的新闻学有着重要贡献,其中以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先生的贡献尤为突出。他56年的人生中从事新闻工作长达21年,创办或主持过十数家报刊,“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同时代的人“虽穷乡僻壤,未有不知新会梁氏者。”他以“时务文体”对新闻文体进行改革与创新,“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严复语),“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郭沫若语)。他不仅从事新闻实践,也提炼与研究新闻传播思想,“是十九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集大成者”(方汉奇语)。他是中国第一位提出新闻媒体具有“耳目”和“喉舌”作用的人。他论述了报刊之“去塞求通”的功能。而他从事新闻实践和研究,都是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的。从他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清华大学的校训,也能感受到他的情怀。

水木清华曾经孕育、诞生和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输送过一大批杰出人才,比如历史系的胡鼎新(胡乔木),哲学系的章汉夫、乔冠华、杨述、韦君宜,法律系的王造时、王纬,外文系的李侠文,电机系的唐西民、常振铮、曾建徽,中文系的柏生,这些人成了著名记者、著名“新闻官”,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胡乔木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乔冠华以外交家闻名于世,曾率中国代表团第一次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他同时也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其国际时评享誉一时。章汉夫参与



筹办《新华日报》后任总编辑，曾任新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侠文曾任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名誉董事长。此外，一代报人、新闻教育家俞颂华，报刊评论家、烈士羊枣，著名记者、路透社远东分社社长、抗战后上海《新闻报》总编辑、建国初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赵敏恒，记者、报人、新闻教育家、《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也都曾就读于文理交融的清华大学。如今，先辈代表梁启超、乔冠华、胡乔木、李侠文、范敬宜先生的照片，陈列于院馆走道，日日激励着我们。

2002年清华大学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在继承清华新闻传统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事业。建院院长范敬宜教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教授领导确立了“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素质为本、实践为用”的办学方针，奠定了清华的新闻教育理念。范院长的名言“假如有来生，我还做记者”如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多学子的新闻理想；他的另一句名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成为新闻实践的指南；他在“新闻与文化”课上吟诵他先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学院文化中渐渐植根的“心系天下”的情怀，激励和鼓舞着新闻学子和教育者。

在加入清华大学之前，我已听闻“清华新闻学”之说，如今有幸忝列其中，深切感受到清华新闻学教育的个性与追求。虽然铸就“清华新闻学”需要数代人的努力，对清华人而言任重道远，但是如果非要简而言之，那么今天的“清华新闻学”内涵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心系天下的情怀；执着的新闻理想；精益求精的专业文化；深入基层的实践与探索。

这本文集希望能包罗上述内涵的点滴。编竣印行前，我们为这本集子的题名曾颇费心思。我曾试图用“雪泥鸿爪”、“方十载”之类的语言，想表明这只是短短历史中的点滴探索。同事们也曾鼎力相助，锦心绣口的李彬兄拟的书名中有“小荷新角”，特别“文艺”的尹鸿领导却用了十分理性的“转型社会”或“全媒体背景”，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自我评价和定位。幸好丛书名称均被果断统一为“前沿”，为我的词不达意找到了一个佯慵堕懒的借口。

谓之“前沿”，或许其实难副。学术“前沿”涵盖了最新锐的思想、第一线的论题、最新近的学术思考，而传统新闻学的史、论、业务，很难全符合这样的期待。不过，文集选录的论文或文章，也力求表达清华大学在新闻学方面的新近探索与方向，它即使不尽是非常新鲜的话题、非常新锐的思考、非常科学性的论证，但至少有自己的观点和解读，可以说，这本文集还是有着清华新闻学的“精气神”的。文集首篇是对敬爱的前院长范敬宜老师的一篇访谈，这不仅为了表达我们对范老师的敬爱，也是为了写照清华大学在新闻学教育研究方面的一些理念与探索。范老师生前为学生开设“新闻与文化”课，一直强调“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

新闻人要“提高文化修养,加厚文化底蕴”,“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学院的前辈确立的十六字教育方针和学科的基本理念,在这本师生文集中亦可见一瞥。文集中从知名教授自成一体的论说,到新锐教师、年轻学生们锋芒毕现的探讨,学术触觉还是相当敏锐的。

较之其他几本姊妹文集的集中与专精,《新闻学研究前沿》难藏其博杂和散漫。这也许显露了“新闻学”学科与生俱来的“边界困境”,而关于“有学”、“无学”的争论魅影,则始终游荡在这个边界上。在之前的一次编委会上,我们文集原先所分的“篇”目,也招致了同事的诘问:你们这本文集已经包含了传媒产业、网络新媒体等诸多方向,还要别的文集做什么呢?这样的诘问,帮助我们重新聚焦了我们的篇目设定、重划了所收文章的范围。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难以做到非常专精,但我们以多元的触觉、广阔的取向,来摸索新闻学的边界、烛照新闻学的学术前景——这个学科不仅“有学”、而且有着极强的衍生力。

文集中也收录了以新闻作品代毕业论文而作的感言。一位硕士毕业生在毕业前的梦想就是为农民立传,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辗转于南方数省,调查采访一个村分散到各地的26个农民,从而成就了他的《光荣与梦想》。他已经主动请缨到广西乡镇工作,这次我特地请他写了这篇感言,虽不是论文,却是一份发自内心的探求,从中体现了清华新闻学教育的理念。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像他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本身就是清华新闻学的“成果”。

虽然这本文集确实只是“雪泥鸿爪”,短短十年的“小荷新角”,尚无法写就具有体系的“清华新闻学”;而丛书的思路是收录近几年的作品,因此也难以完全表述清华新闻学的十年历程。文集初编时篇幅近60万字,之后应编辑需要砍去一半;而最终又为了体例而割舍了几篇优秀的英语论文,并放弃了摘要,留下不少遗憾和歉意。

我能主编这本新闻学文集,实属荣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十年,我作为一个后来者,只有幸参与了近五年的工作。在这里我以精进敬业的可敬同事为楷模,与勤奋聪颖的可爱学生同迈步,几年来收获了各种感动、欣慰、不舍和遗憾,这些情感,与我之前在北京大学与同事们新创一个学院时的感受,几乎是同样新鲜而充满生趣的。我热爱这个学院。

我特别要感谢同事王维佳博士的大力协助,要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热心支持,并向不遗余力帮助我们的出版社编辑纪海虹院友致敬。

陈昌凤

2012年4月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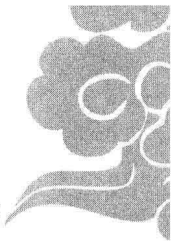
001	柳斌杰	总序
005	陈昌凤	前言

第一编 历史、理论与反思

003	范敬宜	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
010	刘建明	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
021	郭镇之	“无冕之王”与法外社会——林白水命运的历史审视
030	陈昌凤	电传新闻对中美新闻叙事结构的影响——1870— 1920年《申报》与《纽约时报》的叙事结构比较
038	王君超	如何解读和应对“报纸消亡论”？——对话“报纸 消亡 论”提出者菲利普·迈耶教授
048	周庆安 卢朵宝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发布制度的历史考察
055	王维佳	当代中国新闻史书写中的政治无意识
062	李 漫	元代邸报“新证”考辨——与孔正毅教授商榷
070	涂鸣华	“去熟悉化”——新闻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第二编 文化、政治与社会

079	郭庆光 来向武	范畴、取向、系统——危机传播理论体系的建构
088	李 彬 黄卫星	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 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102	王维佳	中国党报向何处去？



- 110 常 江 个人主义与商业主义的交缠——经典好莱坞叙事中的新闻业和新闻记者
- 119 刘 锐 电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恩施州石栏村的民族志调查
- 130 常 江 文化帝国主义再思考——一种身份建构的动力学

第三编 新闻实务与媒体规制

- 141 刘建明 市级党报转轨省级党报扩张
- 146 郭镇之 张治中 “公共”与“人民”双重视角下的重庆卫视改革
- 154 周庆安 构建多元语境下的电视“评论素养”——当前社会语境变迁及对电视新闻评论员的要求
- 160 曹书乐 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与媒体规制——英国的法规与实践
- 169 任 丛 比较分析中美两国的低碳议题报道——以《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期间的报道为例
- 176 王君超 中国内地报业的自律模式及成立报评会的前景
- 182 陈 华 行业自律的北京样本——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行为研究
- 189 刘新传 商业与公共的博弈：台湾公共电视政策的形成、变迁及启示——以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TBS)为例
- 201 曾维康 光荣与梦想

第四编 网络新闻与社交媒体

- 213 陈昌凤 曾福泉 微博与新闻业：影响与机制研究
- 223 刘 锐 中国女性网络红人的视觉性生产与“反迷文化”研究
- 230 仇筠茜 网络社会的身份歧视研究——“农民工”标签在网络论坛中的“顶”与“拍”
- 240 李沙娅 元东俊 中、韩、日青少年互联网保护研究
中山千惠

第一编

历史、理论与反思

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①

主持人：范敬宜先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报业前辈，他也是古人所说的“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样样精通。不过他自己却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那么，面对当下的媒体生态，这位从事新闻工作56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有哪些心里话要说呢？让我们欢迎范敬宜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热情邀请，为我提供了一个和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和刘长乐、喻国明两位老师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已经退役的“新闻老兵”，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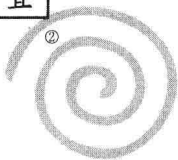
要改变“荷包鼓了，心灵却饥渴了”这种现状，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我是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也是读着老《申报》、《新闻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成长起来的。5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我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在巍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和激励下，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离开了上海，远赴祖国的东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音未改，乡情未了。我尤其对上海新闻界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两年前一推出“文化讲坛”，就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像在夏天的夜空里，突然发现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从此，我每期必读，而且逢人必夸。

今年5月18日，读了《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之后，我非常兴奋，立刻给尹明华社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同时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范敬宜

① 范敬宜：《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载《解放日报》，2007-07-20。

②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院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





我和尹社长过去交往不多,通话也很少,为什么这次如此兴奋?除了参加“文化讲坛”的三位主讲人章含之、于丹、敬一丹的讲话确实非常精彩,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讲回答了让我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价值观、新闻观的冲击下,在主流媒体不断遭到质疑的环境中,我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还有没有生命力?还能不能办得更好一些?能不能更受欢迎一些?更有声有色、雅俗共赏,充分发挥它的舆论威力?它的前景是不是像有的同志估计的那样悲观?

“文化讲坛”用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从正面作出了回答,使我增强了信心,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启发之一,就是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文化讲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各个阶层——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赞许和欢迎,就是一个证明。

我想首先从身边发生的两件小事谈起:

第一件事是,《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见报的当天,我正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了《解放周末》这四个版的内容,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互相争着看。我说,你们必须得把报纸还给我,但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估计是回不来了。(全场笑)

几天后,我的助教给我开来了一张书目单,上面列了8篇中国古典名著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来讲一讲。我一看吃了一惊,这8篇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风骨”篇、陆机的《文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问助教,同学们为什么对这些古文发生了兴趣?他说:看了“文化讲坛”的实录,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文化积累太浅薄了。老师,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学新闻的如果只是整天吃“压缩饼干”,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肯定会得贫血症。如果只是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的话,成就必然有限。我听了很高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第二件事情是,全国记协原党组书记徐心华同志退休后,联络了一批刚刚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办了一个茶馆形式的新闻沙龙。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打算把新闻文化作为沙龙的重要内容,办一个像“文化讲坛”这样的论坛,想请我去讲三课。

这两件事情都不算大,但是以小观大,可以看到“文化讲坛”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新闻的业界和学界正在开始出现一种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变像刘长乐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

了”，（转向刘长乐）这是你说的话吧？（全场笑，刘长乐点头微笑）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实现这种转变，媒体的责任非常重大，而关键是要依靠它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历史上看，每当经历了某种潮流的冲击，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冷静的反思，并由反思产生另一种饥渴。

对目前出现的“文化热”，社会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叫好、称赞，也有的说这是“虚热”。我想，即使有的地方是“虚热”，也总比“不热”要好。北方农民有句谚语：下雨就有露水。在农作物最干渴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露水也是好的。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当前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问题是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四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一个月前我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进行专题讨论，让他们给“浮躁”下一个定义。

后来他们下了好几个定义，有两条还成形一点。一条是“浮躁是指在社会转型期，由于过高、过早、过急、过多的欲望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和行为”。比如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工作，就想着要有房子，有汽车，有多少收入，这种过早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一种浮躁的心理。还有一条是，“浮躁是



指,在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现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但是又不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两个定义多少沾一点边,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全面。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是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

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做,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赅全,就姑妄言之吧。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记得吴冷西同志生前有一次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在报人中间,我其实最佩服的是张季鸾,因为他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倚马可待的大手笔,又会串门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泛滥,其中对我们新闻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政治和文化对立起来。只强调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强调新闻的文化属性;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而一概否定文化人办报,甚至于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丰厚文化修养的邓拓同志也当成“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代表批了很久。到了“文革”中,这种排斥文化的思潮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拨乱反正以后,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领域对“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但是在新闻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似乎相对滞后。比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讨论新闻的专业职称评定的时候,还有人公开提出“新闻无学”,反对把新闻列入专业职称评定的范围。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在媒体,评价一位编辑、记者水平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个人文笔还可以”。这个“文笔